

魯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選編

魯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選編

文物出版社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选编

编辑者：文
出版者：北京
制版者：北京
印刷者：新华
发行者：新华
定价：七角三分

物 物 出 版 版
市 制 版 印 刷 所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厂 社 社

一九七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开本 1/16 6.25 印张
统一书号：3068·9

出 版 说 明

我们怀着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热爱，编辑了这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选编》。

鲁迅的许多杂文和书信，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狠狠地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作品，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托派、封建遗老、资产阶级买办文人斗，同钻进革命队伍里的特务、叛徒、内奸、两面派、机会主义分子斗，使得那些权势者、阔人、儒者、昏虫、叭儿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无所遁形地现了原形。『打落水狗』，『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现出鲁迅先生大无畏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和对敌斗争中毫不妥协的高度原则精神。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事实正是这样。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的文章，达到

了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透过现象，揭露本质，以锋利的匕首和尖锐的投枪，击中敌人的要害。文章中说，孔老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权势者们的『敲门砖』。诸如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卖国贼、反动军阀，『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也把孔老二当『敲门砖』用，演出一番尊孔丑剧。他们『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翻开历史一查，的确就是这么一回事。文章中还说，『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是的，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之流，都早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今天，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鲁迅这篇三十九年前的著作，对于我们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无疑能得到很大的教益。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军阀，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用来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其实也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林彪捧出历史的亡灵，拾起孔老二这块『敲门砖』，鼓吹『克己复礼』，也是『怀着别样的目的』，就是要复辟。同样地，林彪也没有敲开『幸福之门』。

便彻底破产，彻底完蛋了。学习鲁迅的文章，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是怎样无情地惩罚林彪一类谋阴家、野心家的。

有的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反对过孔孟之道，后来又变成反对革命、鼓吹尊孔读经的顽固派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但这个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有的人曾经参加过这场反对孔孟之道的战斗，后来或者叛变了，或者颓废堕落了。这是由这些人的根本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这类现象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鲁迅却始终站在革命人民方面，积极参加斗争实践，认真看书学习，『学会了辩证法』，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因而愈战愈猛，愈战愈强，高擎着文化革命的大旗，『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自觉革命，『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广大工农兵和革命人民的心坎上了。

这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选编》，只包括了鲁迅有关文章、书信、日记的手稿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迫害等原因，致使许多手稿散失了。鲁迅有些重要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著作，如《狂人日记》、《十四年的『读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因为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没有收入。现在保存着的这些手稿，是十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们读着这些手稿，感到分外亲切，受到很大的教育。

本书共收入文章手稿（包括部分选用）十八篇，日记、书信手稿十一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篇列在卷首，以挈领全书，其它分类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老调子已经唱完》和《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两篇，是许广平同志抄写的，但经过鲁迅先生校

改，上面有鲁迅的笔迹。全部手稿，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提供的。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伟大斗争中，让我们学习鲁迅的榜样，边战斗，边读书。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同时，要读鲁迅的著作，以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四月

目 录

文 稿

- 一、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作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 二、报《奇哉所谓……》(摘录)
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 三、二十四孝图
作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
- 四、老调子已经唱完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
- 五、《朝花夕拾》后记(摘录)
作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 六、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摘录)
作于一九三四年
- 七、儒术
作于一九三四年
- 八、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作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 九、中国语文的新生
作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一〇、运命
作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一一、病后杂谈(摘录)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 一二、论俗人应避雅人(摘录)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三、《寻开心》

一四、名人和名言(摘录)

一五、四论《文人相轻》

一六、后记(摘录)

一七、死

一八、女吊(摘录)

作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作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

作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二十日

日 记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

致钱玄同(摘录)

致许广平

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信

致许广平（摘录）

致曹聚仁（摘录）

致曹聚仁（摘录）

致曹聚仁

致增田涉

致杨霁云

致杨霁云（摘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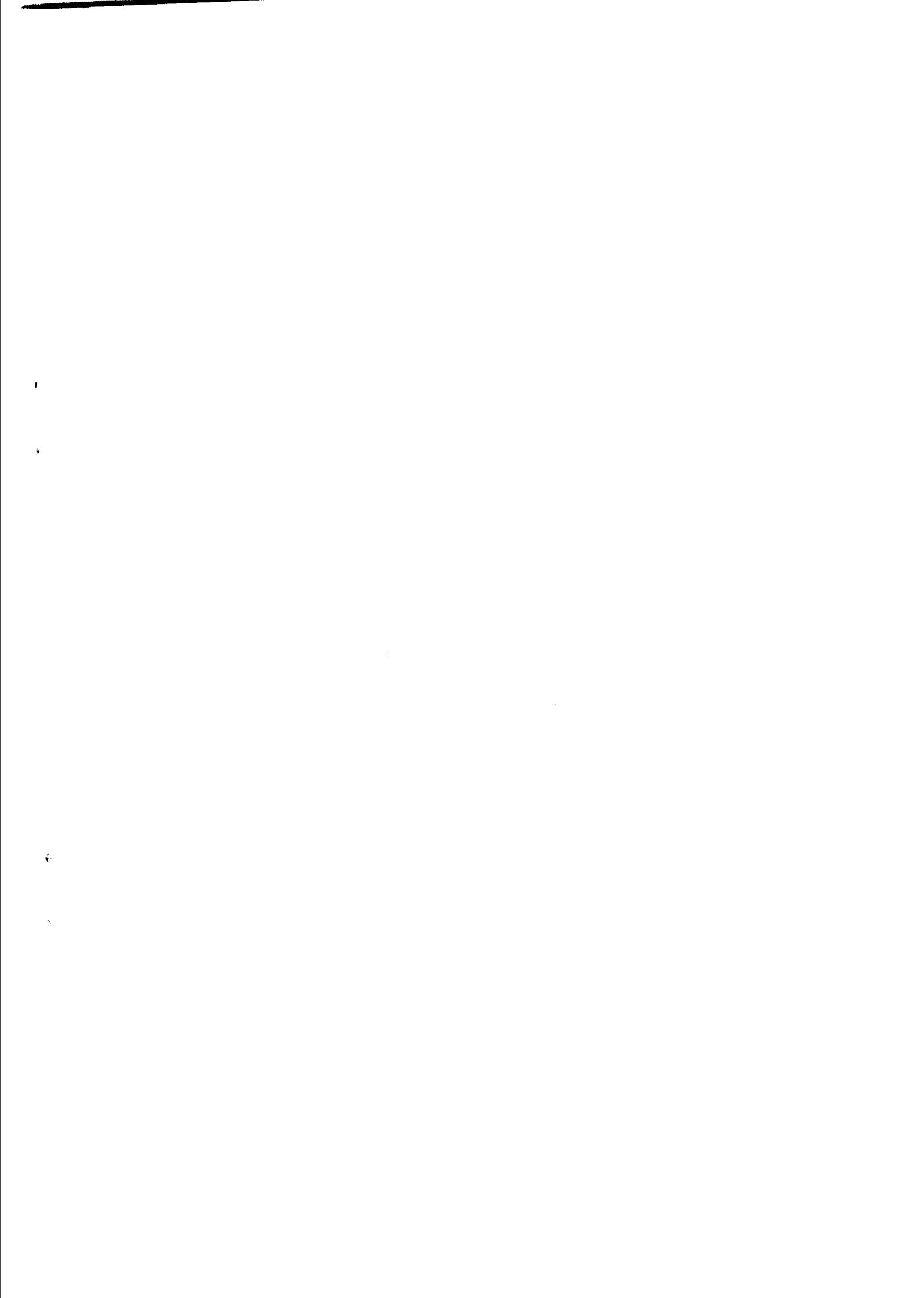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夜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文
稿



在近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著看因為日本的馬島，孔子的聖廟毀了，湖南省主席行總督軍委會作了一幅向未污蔑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人說，同于孔子這生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確是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印文廟，但那裏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雕塑^言，或漆塑^漆，^{應該}別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于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奉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却好像連形像也成為喪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堅相來，實在說明白喜好的相貌，文獻中雖有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果從新型圖說，刻除了任憑聖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圖說心。^雕。可是儒者們也終于只好採取全邦，或全盤的苟苟同同的形像。

然而倘是畫像，却也會同或遇見的。我遇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學之書

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機密出版的《陸續報》上的素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九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九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創造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着一把劍，或者腰下挾着一枝杖，並非從來不等，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背挺的筆直，這過兩三點鐘，就骨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于逃走的了。

後來我再到山東旅行，在為這政治不平而苦的特種，忽然想到了我們的九夫子。

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着簡陋的車子，輕輕緩緩，在這些地方辛忙的事來，沒有滑稽之感。這種思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將近于鄙夷，倘是孔子之後，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後，懷着我們不拘泥的心性的青年，可又多得很。

我生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九夫子已經有了一大歲三聖文宣王。這一個固得

可怕的詔諭，不消說，正是聖祖^{康熙}把了全國的時代。政府以于達專的人們，使達一定的是，而回教和立達；使達一定的詮釋；使為一定的文章，即以朕之並且使為一定的議論。至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弘遠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却什麼也不知，于是和四萬上並無記載的薩滿和基督教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這爲了甚得與其拜着九太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爲得計呢，這是爲了什麼，換而言之，這回是將命萬九的政府和吉隆先就高擡起來，用官帑大輸送洋鬼子的義務來了。唐子科了上的吉興之你的一刻有侵失動的。達天山，雷恢定的。地是虔釋，代那的。全不識到此在也還你爲那時的邊防，同或騎在藩士鋪土裏。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此去}現了。他不但算學也併爲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中國和英國常常來往利益。

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亂起的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有名的義和團的最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效，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軍隊技術都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開始。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志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里，三澤方太郎先生教我水星蜃氣和輕氣何以合成，山內努雄先生教我圓數裏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李』。這是有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之保先生集合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九廟裏去行禮吧！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而回到日本來的，這六只是拜摩，一時觉得很奇怪。而且先生這樣威嚴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日本的遭遇，也並不是始于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人』時考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

沒有不是

因此是中國危險的尊崇，但也中國十之值得歡迎的泛衍。不遠在實際上，却也許並